



扫描二维码“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吴克敬长篇新作《乾坤道》问世

本报讯 宝鸡籍文学名家吴克敬致敬陕北三代知青的长篇新作《乾坤道》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春暖花开之际为建党百年热诚献礼。

我市扶风人吴克敬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主席，曾两获柳青文学奖、《小说选刊》文学奖等奖项，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有四部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其中《羞涩》获美国雪城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由长篇小说《初婚》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全国。《乾坤道》用20章讲述了生活在陕北革命老区乾坤湾村的老八路道老汉，秉承着老祖宗做人要讲道、做事要讲道理的原则，他深爱母亲般的黄河，东渡黄河打过日本鬼子，多次立功受奖，却在新中国成立后又默默回到乾坤湾，以他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守护他曾经的爱情，并因此影响着新一代的后来人。地道的“信天游”，浓郁的陕北气息在作品中弥漫；从当年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到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再到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三代知识青年为了陕北人民的幸福生活持续地奋斗，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念以及坚持不懈的韧劲在书中得以充分体现。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岐山文丛《卷阿风》九本付梓

本报讯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一套以这句《诗经》描写周公庙地形的诗而命名的文学丛书《卷阿风》(9本)，近日由岐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智文策划主编、团结出版社出版，堪为誉满三秦的“作家县”锦上添花。文联主席、岐山籍文学名家吕向阳为文丛作序。

近年来，岐山文学创作热潮再起，新秀迭出，涌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及省市文坛颇具实力的作家、诗人。该套丛书的作者均为岐山籍作家，由著名作家徐岳的《徐岳文学艺术作品精编》领衔，其他8本分别为岐山姜秉营中学语文老师张玉琴的《给灵魂穿上漂亮的衣衫》、省残疾人作协副主席赵林祥的《布谷声声》、市职工作协理事王英辉的《书页里的光阴》、岐山中学语文老师侯玲的《一念山水》、金台卧龙寺中学老师孙虎林的《半生缘》、岐山蔡家坡初中语文老师李娟的《涓涓清泉流》、岐山第三初中老师墨玉(王玉琴)的《春色如昨》、以及蔡家坡田建忠的诗词《知秋堂诗稿》。据悉，这也是岐山县第一套纯文学作品丛书。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明绪为太白鳌山树碑立传

本报讯 近日，我市户外运动协会李明绪、李喜两位资深驴友主编的《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一书，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为顶天立地的秦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位于秦岭腹地太白县城南端的鳌山，是大秦岭的第二高峰，曾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而享誉全国。两位作者20多年来在秦岭腹地进行户外登山穿越并多次登顶鳌山和太白山。作为鳌山山水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书中以登山者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对鳌山作以详细阐述，内容涉及鳌山的辉煌历史、地质地形、气象气候等方面。书中还精心选配了作者及其他户外登山爱好者在不同时节登山、穿越鳌山四十里跑马梁过程中所拍摄的520余幅风光照片。本书作为首部图文并茂全面展示鳌山悠久历史、山水文化、户外登山运动资源及徒步穿越鳌山线的专著，集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关注和探秘神奇鳌山，颇具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本报记者 王卉

大唐飞花诗集《诗绣长安》出版

本报讯 我市金融作家大唐飞花的诗集《诗绣长安》日前由西安出版社出版，中国金融作协主席阎雪君为其作序。

大唐飞花本名张西西，现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新浪博客以“大唐飞花”为名，陆续发表不同体裁的诗文原创作品，并自创“唐妃体”散文。此次出版的诗歌集取名《诗绣长安》，来自唐朝诗人杜牧名句“长安回望绣成堆”，与她的“唐妃体”散文集《梦里长安》前后呼应。诗集收录180余篇诗作，既有对唐朝诗歌盛景的浪漫想象与仰望，也有对重走北京、梁家河、宜昌等革命故地的采风行吟，还有对烈士忠魂的哀思与敬意，体现着一个当代诗人的责任与担当。

本报记者 王卉

寻找英雄团长高增岳之墓

◎吕向阳

可是，乡亲们还是忘不了高团长，他们就把高团长一件遗物埋了进去，当作衣冠冢。此后，年年清明时大大小小的自觉来坟上祭奠，献水果和花馍；过年时也给烈士坟前浇上白酒，献上猪肉盘子……

赵宽鱼说：“有人也问过，高团长棺柩移到了陕北，这里咋还有第二个墓呢？我们村上人说，过去诸葛亮也有三个墓，是因为人们爱戴他。高增岳为劳苦百姓牺牲得这么壮烈，他永远活在咱强家沟人心中，有两个墓说明他是个好人，值得永远祭奠，他牺牲在这里就是咱村上人！”

赵宽鱼说：“这块墓地上，每到秋天就开满黄花，开得旺得很，高团长的魂在这里，他是一直看着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他又指着那棵柿子树说：“咱村上的柿树不少，可只有这棵柿树结得最多最紧，过去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不少人来柿树上摘柿子，柿子甜得像冰糖，吃了后还能充饥哩！莫非是高团长依然爱着咱苦穷人呢？”

站在柿子树下，赵宽鱼又给我们讲起了高团长的成长身世：高增岳1916年正月十七日出生在横山县殿市乡李继先村，兄弟5人，家贫如洗，1928年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小组长。陕北旱灾，他随父亲逃荒要饭，逃到山西临汾县给一家瑞典人传教士当雇工，受到百般凌辱，又回到故里。后来他投奔了国民党11旅，在共产党人胡立亭等宣传教育下，接受了先进思想。他由排长升到连长，正式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11旅奉命北上抗日，驻防榆林三岔湾一带，当地反动军阀张廷祥企图霸占三边地带，设宴款待11旅连以上军官，宴会上逼着刘旅长停止抗日，将枪口一致对准共产党。刘旅长反唇相讥，决不服从，张廷祥当场打死了刘旅长。好在高增岳没有参加这场鸿门宴，他闻讯后率领全连战士赶赴现场，消灭了张廷祥部下，并活捉了张廷祥。1945年，11旅在安边起义，改编为八路军11旅，高增岳任连长。高增岳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参加过横山县城、波罗、镇川堡、袁大滩等战役，九死一生，后又参加了扶眉战役，没想到天下解放时奋勇献身，牺牲时只有33岁，多可惜呀！

离开柿子树，我们在村中央又遇到87岁的老人何志德。何志德一听说我们是打听扶眉战役的事，他立马显得容光焕发。何志德是强家沟走亲戚的，他的家距此有5里路，村子叫豆村。他说：“你们跟着我去看看，我的家住过国民党38军军长李振西。”一听住过这么大的官，我们又来到他家。

何志德家已盖起了二层楼房，他指着院子后崖背下的一孔窑洞说：“当年李振西就住在这窑中，李振西把我家人都赶走，在崖背上和门前撒了50

战，先是被子弹打中了腿部，血染红了裤管，他看到敌人像蜂群一样拥了过来，用手枪指挥战士猛冲猛打。可是，又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胸部，他捂着伤口高喊着：“同志们，人在阵地在，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直到又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倒在了一棵柿子树下再也没有起来。高增岳是陕北横山县人，据当年的战友回忆录中记载：1950年，横山县人民政府将埋在那棵柿子树下的那口棺材运回了故里予以安葬。英雄魂归故里，乡亲们的哭声震天动地……可是，五年前，我在强家沟采访时，却看到在一块平台的柿子树下，有一座墓冢，当地老乡说是高团长的墓。他到底埋在什么地方？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直到今年3月初，著名书法家陈扶军回到家乡在整理高增岳事迹时，邀我一同采风接受洗礼时才找到了答案。

3月初的关中平原，被几场春雨洗刷得姹紫嫣红，麦苗正在拔节起身，田地里乡亲们正在辛勤劳作。我们先是找到了84岁的老木匠赵宽鱼。他留着胡子，戴着家里几代人都视作养眼清火的石头镜，神清气爽，银须飘拂。这个老人的父亲叫赵巨昌，也是个老木匠，据说，是赵巨昌亲自为高增岳用7块银圆买了村上一位寿星棺材，用白布裹了尸体埋在柿子树下的。谈到扶眉战役，赵宽鱼说：“高团长牺牲后，当夜解放军就想买棺材安埋他。我父亲不知道他是团长，只约莫能装棺材埋肯定是个体大官。解放军给我父亲说，你联系个棺材，给你7块大洋。父亲找了户人家，那家有个老人愿意把他自己的寿材卖掉。可是，解放军还在追击残兵，虽然有人担保，但那位老者不见银圆，却不肯让拉走棺材。我父亲显得十分生气，这时解放军送来了7块银圆。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他们一时凑不齐7块银圆，凑来凑去才凑齐了。”这说明解放军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买卖公平，不强逼硬霸。也说明解放军对群众一团和气，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见什么都抢，而解放军面对团长不能很快入殓，也没给那个老汉发火，足见是人民的军队。

银须飘拂的赵宽鱼走路有些战战兢兢，他领着我们走了三里路，在村东一块平台上指着三个土堆状的坟墓说，那棵柿子树下就埋着高团长。墓上迎春花正开得十分耀眼，墓前是乡亲们供奉的水果和馒头。

赵宽鱼说，当年高团长棺材被运走时，村上人开始怎么也不答应。大家说，埋在这里我们会上香烧纸，像给先人扫墓一样不会冷落烈士。可一听说高团长家乡来了人，也想高团长能回故里得以安息，就再没阻拦。

文学相伴的日子最充实

——访我市青年女作家杨萍

本报记者 王卉

在宝鸡众多女作家中，70后杨萍的作品辨识度很高，看似普通的题材她总能从中挖掘出新意，让人眼前一亮。作为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市作家协会理事、市职工作协理事，她在散文园地深耕细作，继散文《人情、酒香与墨香》获“禧福祥”第四届全国青年散文大赛优秀奖之后，散文集《离歌》还获得了六维·第二届宝鸡市作家协会文学奖散文奖。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令她甘之如始，她说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阅读让她度过最美好的时光

就像绽放美丽的鲜花总惹人喜爱一样，学生时代的杨萍，常摘抄些优美的词句，然后栽种到作文里。杨萍的成长环境比较闭塞，从乡村到大山里的工厂，她的阅读仅限于课本，文学的爱来得十分迟缓。校园里流传着汪国真的诗，就连戴着黑边眼镜的语文老师，也会在正式讲课前，在黑板的右上角抄写他的诗。那种简约、直白又带着洒脱、励志和哲理的诗，激起杨萍对文学的向往，但这样的美好时光却随

着老师的更换戛然而止。“我最喜欢暑假去三姑家，她家有一个不大的枣红色书柜，鲁迅、巴金、曹禺的书都在那里。”杨萍回忆起那个没有风扇和空调的阳台一角，说道，“我坐在一个小木凳子上，读着课本上不曾读到的文章，闷热的阳台也不觉得闷热了。所以我一直把在三姑家读书，认为我真正的文学启蒙。”

工作、结婚、生子，不料这平凡的生活却被2004年3月单位“放假”而改变了轨迹，失业、找工作、辞职、再找工作……杨萍的生活重心完全转移到了生计中，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变得遥不可及。直到多年后，当她能抽出独属于自己的时间思考一些问题时，发现自己需要一个释放的窗口，需要将自己和同命运的人的经历写出来，所以在2012年杨萍写了一篇关于回家的文章，并发表在集团内刊上。

追求文字的本真与质朴

文章被印成铅字，鼓励着杨萍的文学创作。在著名作家

冯岐岐主讲的一堂文学课上，她认识了宝鸡的一些文友，受到大家的感染和鼓励，她把笔尖伸向生活的勇气更坚定了。最初的写作并没有想象中顺畅，杨萍坦言那时自己缺少文学内涵和美的构建，生涩的笔尖还不能准确地流畅表达。她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学习，来提高自己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感受力，而散文则成为她阅读和书写最亲近的文本。杨萍读到与之前所见不一样的散文，她被周晓枫、杨敏平、塞壬、草白等作家的文字深深吸引，感受到一种真诚的表达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我的写作看似也有几年了，但觉得进入一个清晰的写作状态才是这两三年的时间。”杨萍表示，自己最初的写作追求一种姹紫嫣红般的繁华，直到参加过凤县一次采风，听了市作协主席李广汉关于女作家散文创作的建议，她茅塞顿开。在此后的写作中，她摒弃曾常用的那些大量的形容词，开始追求文字的本真和质朴。“这个

世界不缺少绮丽的文字，向阳的一面和阳光的背面都需要表达。”杨萍说，“表达出一个丰富的多样的复杂的世界，成为我对散文的理解，也成为我对自己创作的要求。”

笔尖写下生活的感动

杨萍认为好的素材需要珍惜，当认识和能力不能完全驾驭它时，她宁愿不写，以给自己更多的积淀和思考时间。写成了杨萍释放自己的方式，以清淡自然的散文笔调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她散文的特色。菜园里的父亲、农民工的姨父、小饭馆老板娘、菜市场的小商小贩等，杨萍用平视的眼光感受着他们平凡的生活。杨萍写他们就像写自己，对他们身上的明与暗，并不刻意褒贬，一切都是自然流露。201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文友看到杨萍的作品，《车祸之后的现实生活》《唯有一条河给我慰藉》《澡堂和澡堂里的女人》《织毛衣的女人》……相继发表在《四川文学》《延河》《西安晚报》《宝鸡日报》等报刊。



平凡人的
文学梦

芳草地
fangcaodi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张晓晔 校对：张琼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